

河东风物

# 六朝小说中的道教名山五老峰

## ——早期永济五老峰重要资料小考

□寇永波 郭晓丽

永济虞乡五老峰原名五老山，是北方道教名山，在中国道教早期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，乾隆版《虞乡县志》载“五老山以五峰佝偻如老人故名”“中条之山其耸然特出最高且峻者为峰有五，因有偃蹇佝偻之形，故名五老峰”。

(一)

现存早期资料明确为虞乡五老峰的是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涑水》中的一段：“涑水又西南属于陂，陂分为二，(张阳)城南面两陂，左右泽渚。东陂世谓之晋兴泽，东西二十五里，南北八里，南对坛道山。其西侧石壁千寻，东侧磻溪万仞，方岭云回，奇峰霞举，孤标秀出，罩络群山之表，翠柏荫峰，清泉灌项。郭景纯(郭璞)云：世所谓鸢巢也。发于上而潜于下矣。厥顶方平，有良药，《神农本草》曰：地有固活、女疏、铜芸、紫菀之族也，是以缙服思玄之士，鹿裘念一之夫，代往游焉。路出北嶽，势多悬绝，来去者咸援萝胜釜，寻葛降深，於东侧连木乃涉百梯方降，岩侧磨锁之迹仍今存焉，故亦曰百梯山也。”

“张阳城”即现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解梁古城”。“晋兴泽”俗称“鸭子池”，在《蒲州府志》和《虞乡县志》都有明确标注。其具体位置在今虞乡镇虞乡农场一带，因凫雁(俗名水鸭子)群集而得名“鸭子池”，系中条山诸峪水及周边雨水汇集形成，雨多水满时经王朔村、平壕村、孙常村北流入伍姓湖。

虞乡“鸭子池”南面正对的山正是现在的“五老峰”，《水经注》中“坛道山”的地理位置和相关景观描写与现今“五老峰”景观完全一致，准确无疑。“坛道山”的名字说明这里最初应是道教设坛布道之地，当时的修道求药之人往来不绝。

以前在阅读六朝志人志怪小说时曾看到一篇描写虞乡猎人的小说。近期查阅资料时翻出此篇细读，发现这属于永济虞乡五老峰一千多年前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，虽然是六朝志怪小说，但反映了五老峰早期道教活动及相关故事传说，对研究五老峰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。

(二)

这篇文章名为《张可思》，全文如下：

虞乡猎人张可思，多力射，每逐兽入山，经旬不返。因雪中寻鹿，险阻绝远，忽见人迹，践履绝新。可思怪愕久之，即究其踪，入危僻穷途。迹尽，抵长松，泥雪攀缘，分明历历。可思愈怀惊异，因又登焉。将树顶，乃有傍引大枝，横构岩上，视其人已度焉。可思则随度。宽平显敞，不类山中。俄至洞侧，又径入门，四周石阶，阶下苇帘中，有大石堂。堂内烟火薰灼，烹饔甚鲜。可思诣前，适见自外者负盐一囊，约百许斤，致之厨下，浣裤濯足，因邀可思就火。俄闻磬声，皆曰：“诸真登堂矣。”即遣可思拜谒，可思就拜，见金人玉人在左右，而身长丈余，皆衣鹤氅，仪状严美，声音朗畅，皆谓可思曰：“何由至此旻天？”可思即述其来。遂坐可思于地，遍问人间之事。既而谓可思曰：“尔可记吾短章，传之于代，亦可稍增其寿。词曰‘天清地宁，人独营营。名利奔迫，喜怒交争。思永厥寿，弥丧其身。何不絶欲，端守尔精。’”言讫，谓可思曰：“可速归舍，无滞于此，当有谴责。”可思闻语，便即拜辞。于是命负盐者送出，即寻旧径而归。他日，可思复来，道途乖矣。

译文大意是：虞乡有个名叫张可思



▲五老峰一景 (资料图)

的猎人，擅长拉强弓射箭，每次到山里追捕野兽，经常是十多天不回来。一次他在雪地里找寻鹿的踪迹，越过一座座险峻难攀、人迹罕至的山峰，已经到很远的地方了，忽然看到地上有人的脚印，看上去还是刚踩出来的。张可思感到很奇怪，惊愕了好久，于是沿着脚印走上了一条危险荒僻的小路。当足迹消失时，他来到一棵高大的松树下，松树的树枝上有沾着泥雪往上攀登的痕迹，在树下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越发感到奇怪惊异，于是又爬上松树沿着前面的痕迹往上攀登，将要到达树顶时，才看到树干一侧一枝粗大的树杈伸出去，正好横架在山崖上。看样子前面已经有人从此经过了。张可思也跟着走了过去。崖顶上宽敞平整，不同于山里的样子。走了一会儿，他来到一个山洞旁边，又一直走进一扇门里，四周都是石头台阶，台阶下面挂着苇草帘子，帘子里面有一个大石堂。石堂里烟火正旺，厨房里烹煮的鲜美食物散发出阵阵香味。张可思往前走，正好碰见一个人从外面回来。他背着一大袋盐，大约有百十斤，放在厨房案下，然后去洗裤子洗脚。此人便邀请张可思坐在灶火旁边，一会儿又听到敲磬的声音，许多人一齐喊道：“诸位真人登堂了。”那人便让张可思去拜见真人。张可思走上石堂，看见金人玉人站在真人的左右，真人们有一丈多高，都穿着鹤氅，仪容庄重雅美，声音清朗洪亮。他们都问张可思：“你是怎么到这天上来的？”张可思就把他到过的经过讲述了一番。过了一会儿，真人让张可思坐在地上，每个真人都问了他许多人间的事情。问完后，他们对张可思说：“你可以记住我们的短诗，把它传给世人，这样可以极大增加人们的寿命。词是：‘天地清静又安宁，独有人们苦钻营。追名逐利不停步，时喜时怒忙拼争。想要长生永不老，现实却是早丧身。何不清心又寡欲，精气永葆长康宁。’”念完后，他们对张可思说：“你应当赶快回家，不要再在此地停留，不然就要受到谴责惩罚了。”可思听后，立刻拜别告辞。真人们又命令背盐的人送他出去。他寻着来时的旧路返回家了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张可思又来到山里，可是原来的那条路已经完全找不到了！

此篇志怪小说出自于稗海本《搜神记》。该书发现于明代万历年间，和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类似，也属于志怪小说一类，作者为商浚，其生卒年不详。据考证，本书根据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残卷增补而成，有一定的价值。

(三)

本篇《张可思》文辞古雅，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，叙述了虞乡猎人入山的奇遇，

故事情节明显有模仿东晋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的痕迹：一个渔者，一个猎人；一个向往世外恬静平淡的俗世生活，一个偶遇山间得道真人的点拨，都是偶然进入另外一个理想化的时空，回来后又都找不到曾经的路途，异曲同工。

《张可思》成书时间不可考，文中“传之于代”明显是“传之于世”，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所做的更改，如此，则本篇定型流传最迟也在唐代，从故事叙事风格和文辞看则是典型的六朝志怪小说，所以一般认为是六朝时期的作品，后世应有整理。

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，是一个分裂无序的时代，政权处于不断更迭之中。频繁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，社会生活动荡不安，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百姓生活陷入极大的困苦之中，以道家思想为主的玄学和“清谈”之风盛行。这时期的本土文化在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交流影响下，相互碰撞融合发展，出现儒、释、道“三教鼎立”的局面，佛教道教大流行并不断走向繁盛，影响涉及社会各个阶层。

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，道教起源于东汉，在魏晋时期得到发展，南北朝时期规模最盛。道教在此时期得到改造，摆脱了原始道教的形态，走向成熟化、定型化的时期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南北朝时期五老峰的传道活动相当兴盛。《水经注·涑水》中“缙服思玄之士，鹿裘念一之夫，代往游焉”正是当时五老峰一带修道士人往来不绝的真实描述。中条山五老峰也被后世道教奉为“道家七十二福地”之一。

六朝志怪小说大量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有过确切的说明。他说：“中国本信巫，秦汉以来，神仙之说盛行，汉末又大畅巫风，而鬼道愈炽；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，渐见流传。凡此，皆张皇鬼神，称道灵异，故自晋迄隋，特多鬼神志怪之书。”六朝时期，写志怪小说蔚然成风，作者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。因此，志怪小说数量很多，经后人辑录而保存至今的仍有三十多种，稗海本《搜神记》相关故事也属于当时创作的遗留。

志怪小说故事一般多是借用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加以演绎，这也是中国早期小说比较普遍的一个特点，如唐代著名传奇《莺莺传》就是元稹把自己在蒲州普救寺的一段感情经历演绎改编而成。从《张可思》的故事情节来看，他日常打猎的地方就是现今永济虞乡南边的中条山一带。他偶然误入了“真人”修行的洞天，正是现在风景区核心区域五老峰，从小说中的描述来看，应该是今灵峰观大平台这一带，或者是玉柱峰峰顶平台一带。

本故事的描述和《水经注·涑水》中“坛道山”的相关修道活动记载可以相互印证。“真人”是道教所说的“修行得道成仙”的人，如永乐宫壁画中最著名的“太乙真人”。从《张可思》中“诸真人”的提法看，“真人”至少是三位以上，这个极有可能是五老峰“五老”传说的最初文字版本形态，只是故事中并未明确说明真人的数量和名称。陪同众“真人”的还有分列两侧的“金人玉人”，应该尚未“得道成仙”。

(四)

文中有几处很有趣且引人深思：

一是真人们自称“何由至此旻天”。既然是“旻天”，应当是“真人”们脱离俗世的上界天官，小说中人物形象描述“身长丈余，皆衣鹤氅，仪状严美，声音朗畅”，明显是神仙装束，但其所处的洞天却更像是俗世修行者为求道修行、远离嘈杂社会、在“险阻绝远”的深山老林中开辟的一处道场和隐居之地。“四周石阶、阶下苇帘中有大石堂，堂内烟火薰灼，烹饔甚鲜”的描述，和世俗中百姓生活的人间烟火并无二致，“真人”的修行也需要各种物质生活保障，饮食起居尚未完全脱离俗世形态。这些应该是道教早期的真实反映，可以说明南北朝时期五老峰是一处非常著名的道场，民间多有该道场的相关传说故事，所以本篇以此为背景进行构思创作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一个方面。小说中的描述似仙非仙，似人非人，好像是介于人间和天上的一个过渡时空，既规避世间的动荡纷乱艰辛，又能衣食无忧，理想化的时空令人遐想无限。

二是张可思在洞内碰见一位“负盐”者，即“旻天”厨房的采购运输人员，一次搬运一大袋盐，“约百许斤”。从故事的描述看，负盐者“置之厨下”，显然还是饮食所用，采购如此多的盐，整个洞天内的道人应在百十人以上。“负盐者”采购也很艰辛，从山外市场购置后，长途运输，再入山攀缘到达“洞天”，“置之厨下”后就“浣裤濯足”，可见路途辛苦。当时能够一次采购如此多的食盐也要有相当的条件和能力，古代盐业实行严格的官方垄断制度，虞乡与当时的中原产盐地“河东盐池”距离不过一百里路，这些“修行者”可去产地直接采购大量食盐再运输回来。一次采购如此多的盐，非一般富贵之家所能为，只有六朝时期的豪门巨族才可能有此能力，可见洞中修行的“真人”们神通广大，这更是对当时士族大家修道者的影射。

三是众真人“遍问人间之事”，很关注人间黎民百姓的生活状态，并开出“济世良方”，要求张可思将他们的短诗传之于世，表示三十二字真言可增世人寿命。这三十二字真言和道家核心思想一脉相承，即要求人们不要过度追逐满足于各种物质名利欲望来“思永厥寿”，被物欲名利控制最终是“弥丧其身”，要淡泊名利，重视个人身心健康，追求精神上的逍遥自在。鹿谐音“禄”，自古就是富贵利禄的象征。小说中猎人“雪中寻鹿”是对当时世人在动荡艰难的环境下仍不懈追求功名利禄的暗喻，通过对猎人的点拨告诫，希望人们能够返璞归真，延年益寿。这对我们现实生活仍有很大借鉴意义。

六朝小说《张可思》为五老峰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早期资料。期待有更多学者关注，做更深入的研究，为发掘弘扬中条山道教文化、丰富永济五老峰历史文化内涵、创建国家5A级景区贡献一份力量。